



杜青  
著

# 天

## 日本侵华战史上最苦难一役——衡阳保卫战

以弱敌强，八年抗战中最辉煌、最悲壮的一场孤城保卫战





杜青  
著

天

日本侵华战史上最苦难一役——衡阳保卫战

援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援：日本侵华战史上最苦难一役——衡阳保卫战 / 杜青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500-0342-2

I. ①无…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5151 号

## ● 无援：日本侵华战史上最苦难一役——衡阳保卫战

---

策 划 / 千喜鹤文化

作 者 / 杜 青

责任编辑 / 张 越

特约编辑 / 苗水芝

装帧设计 / 荆棘设计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 17.25 字数 / 285 千字

印 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500-0342-2

定 价 / 32.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2-56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330006

电 话：0791-86894790

网 址：www.bhzw.com

## 题 记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那次在举枪自决时没有把自己打死。

——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 方先觉

# 目 录

楔子 .....	1
第一章 兵临城下 .....	5
第二章 一个杀两个 .....	24
第三章 劲敌 .....	46
第四章 第二轮进攻 .....	63
第五章 援兵啊援兵 .....	80
第六章 崩溃的泰山 .....	108
第七章 归去来兮 .....	131
第八章 救国军 .....	147
第九章 又见衡阳军 .....	162
第十章 雪耻的机会 .....	183
第十一章 新四军的独立团 .....	202
第十二章 又见孤军 .....	222
第十三章 解放 .....	243
第十四章 盖棺未定论 .....	262

## 楔 子

“各位官长，各位同仁，各位袍泽：值此大战来临之际，我军民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共赴国难。然战火无情，为减免牺牲，务请民众一律撤退……其所不能带走之物品，务必将门窗钉牢封存。如房屋被敌击毁，乃无法避免之损失；若是人为者破门而入之损失，本军将保证照价赔偿！”

衡阳空城了！

军地联席会议上，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将军慷慨激昂：“军部命令全军各级政工人员，将会同市、县政府工作人员分头劝导民众；并请粤汉、湘桂两铁路局调集车辆于东西车站疏散战地人民。南行者乘粤汉路车，西撤者乘湘桂路车。军部派参谋人员协助办理民众疏散……士兵维持秩序；辎重团派兵一连照顾老幼……”

道路两边，两股人群像两股暗流般涌动着：城里的百姓不断地向城外涌去，城外的军队紧急向城里集结。

在火车站，出站入站的列车整整三个昼夜没有停息。大批难民聚集在车站，车顶和火车两侧都挤满了惊慌的人们，人们用手脚紧抠住列车的沟缝抓杆，火车上不断有人掉落，叫喊声、求救声不绝于耳……

“呜！”一列列火车满载着逃难的人群向南开去。

“都不要挤，让老人孩子先上！”士兵强子拨弄着拥挤的人们，人们在他们的拨弄下没有任何反应，依旧强挤着上车。

“娃娃……你也走呗？”一个百姓装束的青年朝士兵挤兑着。士兵看起来也就十来岁的样子，他对青年的挤兑有点恼怒了。

“去去去，老子什么人，老子是大名鼎鼎的泰山军第十军，听说过十军有怕鬼子的吗？”

满城的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朝后方撤退，一队队士兵在负责维护秩序。这

是一场大战前的征兆。全城百姓撤去，这里将放心地开战，即使打烂打残也无所谓，这里将是一个死城、烂城，一座难以逾越的坚城。

“上校负伤者赏一万元，中校、少校五千元，尉官四千元，士兵一千元。负伤不退者，特赏；伤愈归队者，晋级。”清一式的国军将领排成一列，一名军官正大声宣读着公告。远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中将军长方先觉目睹着争先恐后上车的人们，眉宇间凝注着一丝愁绪。

“军座！”后面一个威武的汉子朝军长敬礼，那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预十师师长葛先才。

方先觉点了点头：“艺圃（葛先才字号），老百姓都撤得如何了？”

“都走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些百姓担心一仗下来，家里的财物都没了，一直不肯上车……”

方先觉皱了皱眉：“命令，军师团部设立纠察队，发现私自偷盗百姓财物的，一律重罚。我们这些人命都可以不要，不能因为一点东西坏了十军的荣誉！”

“是！”葛先才点头。

“尽人事听天命吧，十军在，衡阳就在，百姓们的财产一定也在，这个你可以告诉他们！”

“好的，军座……不过还有个问题，我们出去接收新式火炮的炮营，从广西出发，一路上经过了几个防区，对方都想把炮营截下！”

“我看他们哪个敢截！”方先觉一阵颤抖，“谁要我的炮营，给他就是了。也给委员长拍个电报，这个衡阳城交给他们来守！”

“军座息怒，其实张作祥营长已为此向上面请示过。委座亲自过问，他们才好不容易脱身，这不刚回衡阳！”

“回来了？”方先觉点头，“张营长我没看错他，果真是智勇双全！”

“是的，他发过誓了，生是十军的人，死是十军的魂，绝不让别人把炮营吞了！”

“‘生是十军的人，死是十军的魂’这话说得好啊！依我看，这一仗凶多吉少，我们都应存此信念！”

“是的，军座。卑职一定谨记！”葛先才似乎非常理解方先觉这句话的含义，重重地点了下头。

方先觉将军所说的这一仗，指的是日军发动的被称为“一号作战”的旨在打通贯通中国与东南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

其时正是1944年，抗日战争后期，日军集中几乎所有在中国战区的机动部队约五十万，从河南一路打来，经河南、湖南长沙等地，一直打到了湖南衡阳，可谓势如破竹。

此时方先觉将军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刚刚经历了1943年年底的常德会战。去年年底，为援救被日军包围而陷入湖南常德的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第十军近三万人的部队几乎损耗了一半军力。在援救五十七师的过程中，主力预十师师长阵亡，副师长葛先才中弹部位离心脏仅数公分，其他将领也各有损伤，加上招募的部分新兵，如今总兵力还不到一万八千人（注：预十师为常德会战中援救五十七师最突出、伤亡最大的部队），而此刻最高统帅部的蒋委员长，却给他们下达了死守衡阳至少三天的命令。这个尚未来得及整补的第十军，面对的将是在华日本侵略军孤注一掷、集中了几乎所有机动兵力的挑战，日我双方兵力和武器等方面的综合对比已经超过了十比一。在河南，汤恩伯部数十万大军一触即溃，在长沙，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只抵挡了区区一天。其凶险程度可见一斑，他们能守得住至少三天吗？

一个月前，衡阳，方先觉紧急收拾着行装。因为和战区薛长官不和，他不得不辞去这个泰山军军长的职务，从同僚处辗转得知，接任他的将是来自广东的一名薛长官的亲信。

他什么都打点好了。然而两周前，他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

日本人聚兵数十万，孤注一掷地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河南告急，湖南、广西一线危在旦夕，军事重镇衡阳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我已解职，归去来兮！”正当方先觉悠然自得之际，费尽心机在委员长面前将方先觉撤掉的薛长官来电话了。

“子珊兄，衡阳危在旦夕……”薛长官厚着脸皮请求方先觉继续留任。

既知今日，何必当初，战区长官自己种下的苦果，方先觉不想为别人擦屁股。更何况他早已被这个人搅得心疲力竭，正恨得牙痒呢。

“日军已经逼近衡阳，而你方先觉还在和战区长官呕气，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成何体统！”危急时刻，一向器重方先觉的蒋委员长亲自打来了电话。听到委员长在电话中大发脾气，方先觉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有点过分了。

是啊，民族大义与个人恩怨孰轻孰重？



“校长，学生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誓与衡阳共存亡！”猛醒后的方先觉信誓旦旦。

次日，方先觉特邀衡阳新闻界巡视全城，表达了坚决死守衡阳城的决心。在与新闻界友人握别时，他拿起腰间的白朗宁手枪：“诸位见证了，这将是打死我自己的手枪。”讲话时，方先觉泪如雨下。

当夜军事会议上，方先觉也向全体与会军官表态，要坚守衡阳，为第十军再次争光。

夜色朦胧，方先觉带着与会军官乘船渡过湘江，特意来到岳麓山，祭扫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阵亡的全体第十军将士，并面对公墓祝祷：“先烈们，安息吧！先觉这次亲率全军参加衡阳战役，誓以一死报国，坚决歼尽日寇，为诸先烈报仇，为十军争光！此心耿耿对天可表，如有异志，天人共怒！”说罢放声大哭。全体军官也无不流涕。

## 第一章 兵临城下

赤热烘烤着大地。

黝黑的血浆，残缺的躯体，尸块腐烂的异味在阵阵热气中令人窒息。

平子在尸体堆中慌乱地拨弄着，他腹中空空，已经五六天没有进食了。

一瓶散落在一具日军躯体旁的罐头引起了他的注意，平子欣喜地连滚带爬奔了过去，拾起来却发现是一个空盒。“死鬼子，死了还骗人！”平子郁闷中使劲朝鬼子的尸体狠踹了一脚，“咣当”瓶子滚出，但那一脚使得本就虚弱的平子也打了个踉跄，差点摔倒。

“该死的鬼子！”平子愤愤不平，想到数日来因为鬼子的突然出现使得自己没处躲，没处藏，还差点做了炮火下的糊涂鬼，气就不打一处来。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他瞬间站起身朝鬼子的尸体狠踹起来。

死去的鬼子似乎和平子差不多大，十五六岁的样子，身上和脸上都血迹斑斑，但依旧可见他稚嫩的轮廓。此时已是1944年，抗日战争的后期，日本鬼子为了同时和中美等国交战，人力物力都已经发动到了极限，几乎能拿得动枪的男丁都被迫参战。十五六岁的少年，在此时鬼子的队伍里已经很普遍了。

“救救我，救救我！（日语）”突然醒来的鬼子少年开始呼救起来。平子这一顿狠揍，阴差阳错地将他揍醒了。鬼子一醒来就下意识地开口求救。平子听不懂日语，但这鬼子没死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脑袋“嗡”地懵了一下。数日来躲在地沟中目睹中日双方在此处搏杀，他已经见惯了鬼子的凶残，这鬼子的苏醒使他刹那间有点手足无措，“咚”地瘫坐在地上。

鬼子的眼睛慢慢睁开，发现了瘫坐在地上的平子。突然，鬼子像触电一般，眼睛睁得老大，狠瞪着平子，滚爬着坐起。“八嘎！”少年鬼子吼了起来，这一吼更把平子的魂吼到了九霄云外。

“妈啊!”平子紧抱着头,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完了,完了!”平子感觉到身体一酥,全身好像都不听使唤了,他想求饶,却因为害怕而叫不出声。

几日来他藏在城郊水塘的一条臭水沟里,好几次炸弹掀起的泥土将水沟的出口牢牢封住,使得平子进退不得,但总算没丢了这条命。这么多年他一个人要饭,多臭多烂的地方都待过,环境多么恶劣也都不怕,但这几天惊天动地的爆炸却是头一次经历。而那种血腥的、你死我活的生命搏杀更是见所未见。连日来成堆的大活人一个个在他的眼缝间倒下,那是光看着也心惊啊。

“呀!”平子恍惚中听到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他不知道是不是那鬼子朝自己扑过来了。白的进,红的出,几天来他已经见惯了这个场面,他一直在战栗中思考:如果鬼子那长长的刺刀刺进自己的身体,会是什么感觉?今天,终于自己也要体验一回了。他想象着自己变成了战场上的中国士兵,也是一声长吼……

“起来!”突然屁股上传来一阵剧痛,平子缓缓抬起头,扭过脸,发现身后站着一名浑身血迹的中国士兵,娃娃脸,一身清瘦,年龄也是十五六岁,和自己一般大小。

“你是谁,我死了吗?”平子颤抖着站起,似乎还没从刚才的恐惧中缓过来。

“死了才好,窝囊废!”士兵瞪着平子,厌烦地努了努嘴,示意平子起身。

平子嘿嘿笑着:“我还以为会被小鬼子杀了呢!”

“老子不来你还有命?”士兵气不打一处来,“刚才这鬼子就剩一口气了,瞧你那德性,有手有脚的!”说话间眼睛盯着平子的身边。

顺着士兵的目光,平子发现刚才苏醒过来的鬼子手中握着一截断刃倒在后侧,显然是想对自己有所企图,幸好士兵及时赶来了。

“大哥,多谢您救我一命!”平子平日再不懂礼貌,这会儿也知道该怎么做了,“大恩不言谢,兄弟我一叫花子,也不知如何报答您……”

“报答?我看就免了吧!”士兵转身欲走,忽然又转了回来,“好好一个大男人,你怎么不去打鬼子!”

“打……打鬼子?刚才您也看见了!”平子的脸上不由得泛起一阵红晕。

“过来!”士兵突然命令一般朝平子吼道。

“哎!”平子猥琐着身子凑了过去。

“挺起腰板！”士兵在平子两肩按了按，猛地一使劲，平子骤然吃力，使出了吃奶的劲往上撑。这一下士兵竟没有按动平子分毫，他“咦”了一声：“小子，有口力啊！”

“哎！”平子依旧猥琐着身子。

“别哎哎的，挺起胸来！”士兵的语气比刚才好了一点。

“哎……”平子下一个“哎”字还没出口，“砰”的一下，脸上早已火辣辣地痛了起来。“哎个屁！”士兵一个耳光抽在了平子脸上，“你这腰就直不起来吗？”

平子一言不发，捂住一边脸不停地后退。

“退什么退，窝囊！”士兵摇头叹气，“求求你，别让我将你彻底看烂好不好！”

平子摇了摇头，却又马上点了点头。

“算了，本来想让你做个人的，但你实在……”士兵叹息了一声，转身又要走。

“大哥！”平子突然奔过去拽住士兵，“您……您能让我去当兵吗？”

“你想当兵？”士兵的眼光好像突然变亮一般，凝视了平子一阵，终于摇了摇头，将他的手扯开，“刚才我也想让你去当兵的！”

“那好啊！您知道吗？我一直很想去当兵的，只是，只是没来得及……”

“一直很想……”士兵苦笑着，“你在战场上不会把枪扔掉吧？这年头，什么都不好办，就是当兵好办，哪还有没来得及当兵的！”

“是真的，大哥。别人都往外面跑，我往城里跑，就是想当兵，可还没进城里，鬼子就打过来了。我没办法，只好躲臭水沟里了！”

“躲在那？”士兵指着不远处的深沟，“躲多久了？”

“三天，不，四天！”平子掰着指头算着，“小鬼子一来就打个不停，到处都是鬼子……不能动又什么都没得吃，我都饿晕了，还好，我就是这么饿大的！”

“你……”士兵好像突然非常激动一般，“你……你再说一遍，你想当兵，你真的想当兵吗？”

“真的是啊，大哥。”平子的语气里似乎多了几分坚持。

“还好意思说，你看看，看看！”士兵指着遍地的中日双方士兵的尸体，“你眼睛瞎了！别人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当兵的有你这么怕死的吗？”

士兵吼了起来：“饿死你活该，你一文不值，当兵的在你眼前杀了几天鬼

子，你没半点反应，还好意思提当兵！”

“我……我知道我怕，我不行！”平子的头低了下去，“可我确实很想当兵，我也恨鬼子……”

“你恨鬼子？”士兵冷笑，“真的恨吗？”

“真的，很多和我一样要饭的兄弟都去当兵打鬼子了，大家都说鬼子坏，我也想去，可我……”

“得了吧，好好要你的饭去吧！”士兵依旧冷笑一声，一瘸一瘸地蹒跚着走了。平子很想上前扶他一下，却又不敢。

1944年6月下旬，衡阳城郊中国军队防区。天空阴沉，仿佛暴雨即将来临。

刚刚经历了烈日炙烤的衡阳南郊响起一阵嗡嗡的声响，像极了热天里扰人的苍蝇。

数十名中国士兵默然不语地将牺牲战友的尸体一个个从战壕间抬出。

平子跟着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士兵一直到了这里，他眼看士兵一声不吭地去帮人抬尸体，也傻笑着跟了过去。

“让开，谁让你跟来了？”

“我，我一个人怕！”平子轻声，“您的弟兄怕是得了……得了瘟疫死的！”他犹豫着指着死去的士兵尸体。

“滚，你才得瘟疫呢！”士兵吼着，“有多远滚多远！”

平子被士兵的气势所慑，站着一动不动。

但平子的话却在不经意间使旁边一名年纪颇大的军官竖起了耳朵：“这位兄弟，到这儿来说！”

平子并不知道是在叫他，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会用这么好的语气和他说话，更何况还是军官呢！

“废物，长官在叫你！”和他同年的士兵眼睛瞄了他一眼，“没听到吗？”

“叫，叫我？”平子似乎有点受宠若惊。

“是的，小兄弟，我叫你！”军官微笑着，“到这儿来说吧。”

军官腾出一块像样点的空地：“小兄弟，多大了？”

平子走到军官面前，却有点不敢仰视：“我……我十五，不，大概十六了。”

“怎么着，连自己的年纪也记不清了？”军官温和地笑着，“没关系，还有

点时间，我们聊聊。”

“哎！”平子受宠若惊，却不敢在那空地上坐下。

“你刚才说，我那些死去的弟兄是得瘟疫死的？”

“是的，长官。以前我在北边见过，得过这种病的地方，一死一大片，那是根本没有活人啊！”平子说着激动起来。

“有这么严重吗？”军官皱眉，“七连近百号人全被鬼子的毒气所杀，我还当埋了就没事……那个，要深埋！”军官转头命令着。

“团座，鬼子的飞机马上又要过来了！”旁边的警卫员提醒。

团座？这么大的官！平子听到对方的称呼，因为紧张，双腿又颤抖起来。

“怎么了，小兄弟，不舒服吗？”军官微笑着看着平子。

“不，不是长官，我有点害怕！”平子有点不知所措。

“害怕？没出息，都是中国人，有什么好怕的！”军官脸上稍有不悦。

“对，只有日本鬼子才让人害怕！”平子好像找到了答案，脸上也春光灿烂起来。

“怕？怕个屁啊！”没想到军官这回更不悦了，脸色铁青，情绪明显激动起来，“怕鬼子，怕鬼子的都给老子滚！”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平子刹那间不知所措，双腿抖得更厉害了。

“滚，给老子滚远点！”身边的警卫员见团座发怒，也过来帮腔，“穷叫花子，有多远滚多远！”

平子几乎是连滚带爬，刹那间奔出好几百米，这才稍微放慢脚步，气喘吁吁地休息起来。犹如讨饭的时候被主人的狗紧紧追赶一般，即使休息他也是时刻警惕着四周，生怕追上自己的狗猛地蹿出，那可是被咬死了也没处申冤。

“八嘎，你的，不许说话！”突然，旁边迅速蹿出数名身穿黄呢子的人。平子被按住了，那刺刀在他的眼前晃个不停。

“救……救命！”平子刚刚吐出两个字，猛地发现了这些人的装束，“鬼子，是日本鬼子！”他平日里胆小如鼠，对被人们夸张形容过的日本鬼子更是怕得要命，此刻真的被几个鬼子按住，却感觉并没有平时那么可怕。他试探性地挣扎了几下，几名鬼子竟然险些把持不住。

“救，救命！”平子这些日子看惯了日本鬼子的杀人不眨眼，知道自己被鬼子抓住断没有生还的希望，因此不要命地挣扎，“鬼……鬼子大爷，别，别

杀我!”

一名日本军曹皱起了眉：“你的，良心大大的坏!”又是鬼子又是大爷的，鬼子以为平子欺负日本人听不懂中文，在拐着弯儿地骂他们。

旁边一名鬼子恶狠狠地端起刺刀，一刺刀刺在平子的屁股上，疼得平子直哇哇大叫。

“八嘎，留活口!”那军曹踹了日军士兵一脚，“你的告诉我们，那边有没有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的有多少?”

军曹这话却提醒了平子，被刺刀刺到的屁股也好像没那么疼了，他踌躇了一下，突然作了个大胆的决定。

“鬼子……鬼子大爷，中国军队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带你们过去好不?”平子声音稍大，马上被几个鬼子捂住了嘴巴。

“你的，声音小点!”军曹拔出军刀，在平子面前晃了晃，“不老实，死了死了的!”

平子点头：“我不是中国军人，他们刚才还欺负我，我带你们去!”

“哟西!”军曹皮笑肉不笑地点了点头，“你的，良民大大的。”

平子感觉屁股上传来阵阵剧痛。不过多年来的乞讨生涯，让这里破一块那里伤一处成了家常便饭，因此平子也并非不能忍受。他强忍着站起，为了让他带路，几名日本人还过来搀扶。

“不用，不用!”平子小心地陪着笑，他的身体在颤抖着。平日里被人形容为魔鬼的日本鬼子，如今就有一大群在他的后面，随时可以要了他的命，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比今天还大的生命威胁。

短短的数百米好像走了很久，平子在忐忑中一步步前行。不远处，清理战场的中国士兵的轮廓一个个再次映入他的眼帘。

“鬼子来了，有鬼子啊!”平子突然不顾一切地狂叫起来，跟发了狂一般，拼命地朝前跑。

“八嘎!”鬼子军曹气得脸色发青，后面众鬼子的乱枪也朝平子齐射起来。

就在此时，天上鬼子的战机也呼啸而至，数十架鬼子的战机配合着地上的鬼子不宣而战。

“进入阵地!”对面中国士兵所在的位置稍乱了一阵便开始重归宁静，刚才还在四周活动的人影就像刹那间从世界上消失了一般。

此刻军曹带领的众鬼子已经接近中国阵地边沿，但当他抬头之际，不禁

大吃一惊：原来眼前的这个阵地高度不到十米，但山坡却被人为地削成了近九十度的陡坡，又陡又滑，和数日来他们进攻的其他地方一样。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梯子，是休想前进进一步的。

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将军的第十军所构筑的战壕因为战果辉煌，后来被称为“方先觉堡垒”或者“方先觉壕”。其轻重机枪全部侧击，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禁止有向正前方直射的射孔，并用原木木头加以掩盖。凡属正面对敌的高地都削成不能攀登的断壁绝崖，绝壁上方设手榴弹投掷壕，两侧高地之间马鞍部前面，构成密集的交叉火力网，火网之前布置坚固复杂的障碍物。如地形许可，障碍物外挖深宽外壕，壕底须有掩盖之地堡，防止敌人藏匿于外壕之内。

“这个方先觉壕，在整个军事史上是一个‘创举’。他这个绝壁，不是修到平面上去，还要下去十五米。底下十五米，宽也是十五米。在地面和坑底一半的地方铺有铁丝网，两面还有交叉的火力，日本人是通不过的。这样，和日本人每一个山头的争夺，都是相当激烈，相当惨重。日本人要付出重大的代价，除非是用炮把山打平了，把山上的人全部打死了，他们才能上得来，所以后来日本人付出的代价是国军的十倍以上。”凤凰卫视专题片《喋血孤城》中如此形容“方先觉壕”。

军曹想找刚才发出信号的平子泄泄火，却发现他早已不见了踪影，“八嘎，中国人狡猾狡猾的！”他气得咬牙切齿。

这个叫五桂岭的地方，离中国军队指挥部只有数百米之遥。数日来日军为了突破这道防线，已经发射了无数炮弹，包括罪恶的毒气弹，因此造成了守卫此处的七连官兵全体中毒阵亡。军曹想不通，怎么到现在这里还是如此牢固。

他决心等待后续援军。

黑雾压城。数十架轰炸机如地狱幽灵般蜂拥而至，衡阳市郊响起了有史以来最为震撼的爆炸声。陆地上，日军的排炮也是一波接一波，将南郊的土地不知翻了多少遍。

平子从松土中爬起，抬头四顾，山头的陡坡虽然被炸平数米，依旧是那样遥不可及。

“救我，救救我！”一名从山头滚下的士兵呻吟着，平子侧着身子滚了过



去，抬起了士兵。士兵的下半截血淋淋的，平子发现，士兵的双腿被齐刷刷地炸掉了。

“你的腿，没了……”平子颤抖着声音。

“腿没了？”士兵下意识地往下面捞了捞，什么也没捞着，顿时一阵惊愕，“呀”地大叫一声，竟然瞬间在平子面前气绝。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告诉你的！”平子好像明白了什么，抽泣着，“是我不好，我……我杀了你！”

士兵身上的血逐渐将平子的衣袖染红，他挥袖拭泪，却将身上脸上也擦得血迹斑斑：“小鬼子，狗日的小鬼子！”平子哽咽着，却不知如何是好。

他的另一侧，刚才押他过来的军曹正引导后来的鬼子们向前。很多鬼子的手里执有各式临时拼凑成的梯子，看来小鬼子是准备登梯子上战壕了。

“弟兄们，杀啊，鬼子上来了！”上面的战壕里，中国军人沸腾的高呼使平子也紧张万分，幸亏小鬼子们暂时并未来到此处。

只听到轰隆轰隆的手榴弹爆炸声不绝，登梯强攻的鬼子被战壕里的中国军人杀了个底朝天。眼看小鬼子的梯子一个个被掀翻，一丛丛鬼子被炸得魂飞魄散，平子眼神里流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八嘎！”一名鬼子指挥官恼羞成怒，挥舞着军刀。数百米外的鬼子开着十余辆坦克随即轰轰向前，战车里射出的炸弹令战壕里的中国军队连头也抬不起来。

“咱们的迫击炮呢？怎么不轰小鬼子！”战壕里一名军人气急败坏地大吼。

“报告连长，团长说目标尚不明确，不能用迫击炮！”

“不明确？那还得等到什么时候？你马上找团长去，就说鬼子的师团长就在前方，给老子轰鬼子！”

“是！”

士兵很快折返：“团长说，报告方位！”

“黑烟障日的，报告个屁方位啊！”

“长官，我能看见，前面的确有鬼子大官！”战壕下面，趴在草丛中的平子提着气，朝上面高呼着。

“你是谁？不知道这儿打仗吗？”战壕里的国军连长听出是外面的声音，“你不是鬼子的奸细吧？”

“我是被鬼子赶过来的，刚才不是我给你们报的信吗？”